

- 3 Keven. 让 MARC 安乐死[EB/OL]. [2015-11-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0100090j.html.
 - 4 雨僧. 图书馆 2.0 和 MARC 之安乐死[EB/OL]. [2015-11-15]. <http://rainzen.bokee.com/6225268.html>.
 - 5 编目精灵 III. 2.0 时代究竟是让 MARC 安乐死还是让 MARC 继续活? [EB/OL]. [2015-11-15]. <http://catwizard.net/posts/20080414233145.html>.
 - 6 编目精灵 III. “Web/Lib2.0” 第三次研讨会参会侧记(下午)[EB/OL]. [2015-11-15]. <http://catwizard.net/posts/20080414220344.html>.
 - 7 胡小菁. 编目的未来[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3).
 - 8 编目精灵. 编目的未来[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 (程煥文 教授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 2015-11-29

十字路口的图书馆编目工作

顾 犇

图书馆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也是核心业务工作。伴随着图书馆业务范围的拓展、新技术的日益发展,以及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变化,采编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进退两难。

一、转变中的阵痛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编目工作历经着多方面的阵痛。

1. 工作量 工作量化是采编工作经历的第一次“阵痛”。在 1990 年代以后的各种管理模式(包括定量管理、目标管理、岗位管理等)中,采编工作的计量成为很重要的方法。增加定额是总体要求,而实际操作难度导致管理人员忽视或者不愿意考虑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差别和不同部门工作量之间的协调。可以计量的采编工作负担日益繁重,而不可计量的其他工作却缺少合理的考核标准,这成为导致采编工作衰弱的一个因素。

2. 人员流动 第二次阵痛是人员流动。与各地图书馆馆长们聊天,大家普遍表示喜欢用采编出身的干部。凡新成立部门,都从采编调人,新提拔干部,都从采编选人,采编部门成为培养干

部的基地。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说是好事,就是说采编工作培养人,在那里可以受到扎实的图书馆基础业务训练,培养人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如果说是坏事,那也肯定是,因为采编工作专家培养需要很长的周期,真正入门需要五年时间,成为行家需要十多年时间,而成为业内专家起码需要 20 年左右。如果干几年就离开,采编的专家如何培养?

3. 边缘化 第三次阵痛可以说是采编工作的边缘化。过去的图书馆工作主要是买书、借书、藏书,业务部门不多,自然采编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多次改革,图书馆新增加的讲座、数字资源、决策服务、展览等职能,都在人力资源配置和财力资源配置上对基础采编工作产生影响。

在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业务外包和书商增值服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趋势,可以说是社会化的浪潮,这在许多行业都存在,图书馆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采编工作这种劳动力密集的工作,社会化趋势也更加明显。

图书馆的新业务需要人,只有通过采编业务的社会化,才能有人力资源调配的空间。图书馆的数据回溯工作,不采用社会化的方式,确实不可

能完成。采编业务量增加,人员不可能增加,对于采编工作来说社会化也是必走之路。

采编工作社会化严重地影响了采编业务人员的培养和发展。中小型图书馆都大大减少采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只有很少的大型图书馆还有一定规模的采编工作队伍。从业人数的减少自然影响到这个领域业务和学术的发展,而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也加剧了这一势态的发展。

以上三次“阵痛”密切相关,互为因果。

二、现状和问题

1. 标准化问题 在图书馆编目领域,数据交换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标准化尤其重要,于是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之间的争论就成为一个老话题。现代文献编目的方法和标准都是在与国际交流中产生的,但是也总有不适应中国具体情况的地方,一些学者和从业人员坚持中国本地特色,总希望制定自己的标准,而且有闭门造车的趋势。

国际标准中确有尚未考虑到中国特色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出我们的特点,建议国际标准考虑中国特色。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出版物的形式在全世界基本上是类似的,国际标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经过了国际上无数编目专家的讨论,他们的集体智慧应该予以承认。我们要先看懂他们在讲些什么,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在还没有看懂之前就先入为主,用“中国特色”这个标签来解脱、逃避研究责任,掩盖自己看不懂国际标准的弱点。事实上,与西方图书不同的“中国特色”是极少的。

不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弊端,第一是浪费大量的人力资源。重新起草一个标准,我们要经历国际标准的翻译、国内标准的起草等繁琐的过程,没有三五年是完不成的。等我们完成了标准,国际上又有了新的标准,致使我们一直比国际标准落后十多年。第二是国内标准不一致。全国性的权威机构有若干个,缺少统一协调机构,做标准的人多,推广标准的人却很少。大家似乎把标准作为科研项目,做完了就是成果,不管后面标准应用推广的事情。

2. 技术的浪潮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从事信息组织的图书馆员,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技术对我们的影响。OCLC的王行仁先生指出,技术变化容易,人的习惯难改。

人的习惯难改,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的惰性。不愿意花时间学习。第二是既得利益。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新的环境下就没有优势,这样的人就不容易接受变化。第三是能力局限。有一些人学不会新的技术,于是就成为变革的阻力。

也许某种变革本来就不合理,也许某种变革是大趋势,我们目前都无法预言。如果变革成为必然,不是我们自己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这种变革也许就会摧毁一个行业、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对于图书馆行业,道理同样如此。图书馆如果不努力,也许会成就技术业,也许会成就出版业,也许会成就作者本身。因为现在做技术的都在关心编目问题,出版界也在关心编目前移的问题,而豆瓣等网站采用的读者自助编目、不少网站采用的分众分类法等网络编目方法也在争夺着传统编目员的饭碗。只要技术和标准等问题得到解决,编目数据直接从出版业获取是有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需要思考问题,万万不可守旧。图书馆编目人员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狭小的工作空间,往往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和时间,久而久之就形成排斥新事物、孤芳自赏的习惯。从长远来看,这很容易被外来的力量所淘汰。

3. 理论研究 图书馆的科研工作是把实践经验归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且反过来指导实践工作,脱离了实践的编目理论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其他领域看到的类似情况,在编目领域的研究有理论教条化和科研具体化的倾向。不少编目研究者死抱着老祖宗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不能修改;也有一些研究人员缺少宏观视角,过多地着眼于编目规则、机读格式、分类法等某一个细小的方面进行研讨。而对于国际编目界的进展,却很少有人去跟踪、研究并

考虑本地化问题,更少有人去关注跨行业和跨学科的研究进展。甚至不少编目员只知道用自己的系统软件进行编目,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编目,不知道指示符、代码等设定的意义,不知道它们在联机目录检索中的作用。在目录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不能及时发现,更不知道如何解决。本人担任不少杂志投稿和会议征文的评审,学术期刊中的编目类文章越来越少,图书馆年会征文中编目员的参与度也低得可怜。

在国际编目领域,现代信息组织的规则 and 标准都是由老一代编目专家制定,国际图联大会上活跃的也都是老一代的编目专家。而在中国,传统文献编目和数字资源编目貌似两个不同的领域,由完全不同的两批人在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机构设置上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分离,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编目员缺少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技术人员不了解传统文献编目,做出的研究不能适应图书馆检索的需要,而传统文献编目人员则在参与度、话语权等方面进一步被边缘化。

如果有一天国际编目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波及到中国图书馆界,那被淘汰的首当其冲就会是传统编目员。

4. 产业链的变化 技术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从作者到出版到书店到图书馆到读者这条产业链的变化。历史发展受到技术驱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许多人反对电子书,也许某一天电子书长得就和纸书一个模样。更何况,我们的后代也不一定接受纸书。如果不紧跟潮流,我们就会被淘汰。

近二十多年来,报刊的数字化已经发展到极致,从印本报刊到文摘索引,到全文报刊,到纯电

子期刊,到按需印刷。电子图书虽因其阅读模式、销售模式、赢利模式都与期刊不同,暂时发展缓慢。但是近几年来,电子图书市场似乎走过了拐点,进入了上升发展期。正如二十年前我们无法预料现在的智能手机有诸多功能一样,我们也不能一概说以后纸本图书会永远存在下去,或者说永远是主流的阅读方式。

出版业的变革,必然会引发图书销售行业(书商)的变革,从而也会引起图书馆功能的变革。到目前为止,图书馆的功能都不知道会发生哪些变化,更何况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目工作。

未雨绸缪的事情,大到一个行业,小到一个单位和一个部门,都需要认真考虑。出版业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书商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图书馆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不过这个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图书馆的职能有很多,其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采编工作是否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所在?是否需要加强投入?作为图书馆管理人员,需要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向,图书馆编目员也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也希望相关标准制定的权威机构能发挥作用,拥有话语权的各大机构也放下架子精诚合作,为了共同的事业和未来形成合力。

可以说我们现在位于十字路口,是进是退?是抢占地盘还是坐等消亡?我个人认为,编目工作在未来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但是究竟谁应该去做,谁有能力去做,谁最后做成了,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问题。

(顾 犇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收稿日期:2015-11-19